

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

鄭仲烜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研究生

一、前 言

臺灣教會史研究可分為天主教會史和基督新教教會史兩大類，¹其中天主教在臺灣的開展始於 17 世紀。1626 年，天主教道明會傳教士隨著西班牙殖民者來到臺灣，在今日基隆一帶傳教，但僅維持 16 年，便於 1642 年遭佔領臺灣南部的荷蘭人驅逐，直到清廷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開放外國傳教士傳教，天主教方於 1859 年再度傳入臺灣。²150 年後的今天，臺灣天主教徒的人數，據《中國天主教史》指出：「自民國四四至四八年，教友人數自四萬八千增至十八萬二千。民國五十八年已超過三十萬；其中本省人、大陸人，和山地同胞各佔三分之一。」³對照近 10 年的統計數字：2000 年的 298,451 人，⁴以及 2007 年 10 月 31 日前的 299,158 人，⁵顯見臺灣的天主教徒人數近 40 年來皆維持約 30 萬人左右，並未隨著臺灣人口成長而增加，反而呈

* 本文蒙白冷會歐思定修士、薛弘道修士、花蓮主教公署林少梅女士、聖瑪爾大修女會、馬蘭天主堂高鴻文傳教員惠賜資料，教友廖月燕、蕭羅莫、尹宏先接受訪談，並承林美玫、吳學明、陳進金、陳鴻圖諸位教授指導，在此謹謝，然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¹ 查時傑，臺灣教會史之研究現況，收入林治平編，《從險學到顯學：中原大學 2001 年海峽兩岸三地教會史研究現況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2），頁 93。

² 參見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臺灣》（臺南：聞道出版社，2008），頁 2-31。

³ 穆啟蒙編、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史》（臺北：光啟社，1992），頁 162、164。

⁴ 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譯，《2001 年臺灣天主教手冊》（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2001），頁 62。

⁵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網站 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crbc_article.php?id=27，擷取時間：2009 年 1 月 3 日。

現停滯的狀態，甚至有學者依據統計資料，認為教友人數大致上呈現下降的趨勢。⁶若依人口比例來看，今日臺灣的天主教徒約佔全臺灣人口之 1.3%，比例相當低。

回顧臺灣學者對於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二者在臺發展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基督新教的相關論述較多，天主教的成果並不豐碩。林美玫教授指出：「就天主教在臺灣發展的研究而言，作者以為這個子領域可以說是目前天主教在廣義的中國學術研究之中最薄弱的地方」、「除了導引性質的書籍稀少之外，臺灣天主教研究的論文與專書也是屈指可數」。⁷其中，針對修會本身的研究更是缺乏，本文的研究對象白冷會，全稱為「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Bethlehem Mission Society)」，一般簡稱「白冷會」。如同其他男性使徒組織，他們以神父與修士為主要成員，經歷一定的訓練，基於對信仰的真摯，前往其他國家宣揚福音。在臺灣，白冷會主要傳教活動集中在後山地區的臺東，對於天主教在東臺灣傳播的貢獻有目共睹，而伴隨著傳教事業而來的興學、醫療、農業開發等社會服務工作，白冷會也實際參與了戰後臺東地區的發展。

本文以天主教花蓮教區與白冷會內部相關資料為主，呈現白冷會在臺東的傳教過程與成果，並討論白冷會與東臺灣開發的關係。內文主要分為推動教務及社會服務二大主軸，除前言、結論外，分為「白冷會的創立及其『中國經驗』」、「白冷會在臺傳教事業的開展」、「白冷會的社會服務工作」三方面開展。

⁶ 參見瞿海源，〈臺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卷 51(1982)，頁 129-154。以及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入林治平編，《臺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中心，1998)，頁 133-134。

⁷ 林美玫，〈五十年來台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成果總論與發展趨勢評析(1950-2000)〉，收入徐以驊、張慶熊編，《基督教學術》，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63-164。

二、白冷會的創立及其「中國經驗」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的創始人為法國籍的耶穌聖心傳教會 (FMJ) 神父巴皮耶 (Pierre Marie Barral)。巴神父首先於 1895 年在瑞士中部梅根 (Meiringen) 創立一所傳教中學，隔年遷往茵夢湖 (Immensee)，並於 1921 年 5 月 30 日，經當時的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854-1922) 認可，以茵夢湖為總會所在地，成立外方傳教會，⁸並以耶穌誕生之城——白冷為名。⁹所謂「外方傳教會」是指：

在某一個國家，有一批傳教工作者形成一個組織，其中包括神職人員及一些社工人員，經過特殊的訓練（包括語言、習俗、文化），被派遣到指定的國家或民族那裡去宣講救主福音，並以犧牲、服務與愛心關懷、扶助當地人民的團體。¹⁰

與白冷外方傳教會外類似的團體，還有巴黎、米蘭、魁北克等外方傳教會。白冷會目前的活動範圍甚廣，包括歐洲的瑞士、德國；亞洲的日本、臺灣、菲律賓；非洲的查德、肯亞、尚比亞、莫三比克、辛巴威；拉丁美洲的海地、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玻利維亞，都可見到白冷會的足跡。¹¹大體上來說，白冷會活動的地方多是生活較為窮困的開發中國家，「盡可能的先在貧窮、受剝削的、受輕視的和失去人權」¹²之處憑藉著他們的信仰，拓展教務。

⁸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昨日—今日—明日》，未刊稿，頁 3。以及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臺東：臺東天主教教義中心，1995），頁 7。

⁹ 白冷，即 Bethlehem 的譯名，一般譯為伯利恆，位於約旦河西岸。

¹⁰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東：編者自印，2003），頁 103。

¹¹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41。

¹²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7。

白冷會與中國的淵源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的中國東北。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歷經一連串的動亂，但同時也是天主教急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天主教在這二十世紀的三十三年中，雖經過了最厲害的阻力，卻依舊很興旺的，而且更出人意料的發展著。」¹³為因應中國天主教徒數量的增加，更多傳教士來華宣教，自 1925 年至 1948 年，外籍神父的數量由 1806 位增加到 2676 位。¹⁴1924 年，胡幹普（Hugentobler Paul Otto, 1893-1972）、英賀福（Imhof Eugen, 1899-1934）、司啟蒙（Schnetzler Gustav, 1896-1972）、傅濟民（Fröhling Franz, 1897-1933）等白冷會神父首先來到中國，在山東省聖言會所屬機構學習中文。1926 開始，以齊齊哈爾一地為中心開始傳教，¹⁵建立齊齊哈爾教區，出身東北的曹經五蒙席寫道：

當時國際環境紊亂，地方治安甚差，其間日本佔領東北十四年，二次世界大戰後又有蘇聯軍隊的入侵，繼有國共的內戰，加上土匪的橫行，令人望而生畏。且素稱『北大荒』的齊齊哈爾教區，交通不便、物資缺乏、人煙稀少，生計與生活均十分艱難。¹⁶

曹神父的說法絕非為凸顯白冷會的傳教貢獻而有所誇大，檔案中便記載多位神父死於意外與疾病，有一位樂神父（Jörg Anton, 1902-1935）於拜訪信徒途中遭土匪襲擊；另一位畢佑周神父（Piront Nikolaus, 1895-1942）則因食物中毒。其他更多的是因病身亡的例子，如：傅濟民神父、希化民神父（Hiltl Otto, 1896-1947）、沈神父

¹³ 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93。

¹⁴ 穆啟蒙編、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史》，頁 136。

¹⁵ 關於白冷會士開始在齊齊哈爾傳教的年份，黃連生《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9，記為 1920 年，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頁 96，載白冷會士來華為 1926 年，兩者皆不精確，現參見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未刊稿，頁 1-4。該表利用白冷會內部的資料，按白冷會傳教士來華先後，羅列個人基本資料、工作地點與內容，豐富翔實，可視為白冷會在華的人事資料。

¹⁶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99。

(Schönherr Alois, 1901-1930)、皮神父(Pfister August, 1901-1930)、Brantschen Johann 神父(1903-1946)、Hübscher Johann 神父(1906-1936)、郎永瑞神父(Langenegger Adolf, 1908-1940)等人,其中以感染傷寒致死為大宗。¹⁷從這些名單不難想像,1920年代來到中國東北的白冷會傳教士確實身處在嚴苛的生活條件中,但白冷會依舊在齊齊哈爾先後成立22個堂區,並創辦修院、中學及診所,教友達二萬四千人。¹⁸

1947年,中國共產黨進入齊齊哈爾地區,由於一貫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連帶也敵視所有外國勢力。在中共的迫害下,多位白冷會傳教士因此蒙受牢獄之災,包括:胡幹普、司啟蒙、陸化行(Ruf Matthäus, 1901-1990)、魏佑民(Weber Emil Stephan, 1900-1991)、孫惠眾(Senn Franz, 1900-1976)、王默來(Widmer August, 1904-1985)、博施德(Bossert Friedrich, 1906-1987)、Stadler Josef(1905-1986)、郝道永(Hort Friedrich)、杜國安(Studer Eduard)、英美師(Imesch Johann)、孔世舟(Bollhalder Konrad)、吳博滿(Übelmann Ernst)等神父,他們大多被判處3-5年不等的徒刑,並被迫離開中國。¹⁹甚至由於教會組織擁有房地產,是所謂的「地主階級」,德懋輝神父(Ebnöther Anton, 1909-1947)因此遭共產黨殺害。²⁰白冷會在中國東北的傳教活動,雖然最終在政治與暴力干預下結束,然而這些「中國經驗」使部分白冷會成員具備日語能力,並對華人社會有所認識,成為日後得以「轉進」臺灣的基礎。

¹⁷ 參見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4-32。

¹⁸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9。

¹⁹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36。

²⁰ 參見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1-42。

三、白冷會在臺傳教事業的開展

(一) 花蓮教區的成立

法國籍的巴黎外方傳教會費聲遠主教 (Andrew Verineux, 1897-1983) , 1923 年來中國, 於瀋陽總主教區傳教, 在衛宗藩主教 (Jean-Marie-Michel Blois, 1881-1946) 去世後代理主教一職, 成為國共政權交替之際, 瀋陽總主教區的實際負責人。1948 年 10 月底, 費主教安排教區內神父、修女與修士, 共七十餘人離開瀋陽, 幾天後的 11 月 1 日, 中共軍隊進入瀋陽地區。²¹1949 年 8 月 2 日, 教廷下令將瀋陽總主教區的一部份成立營口教區, 由費聲遠正式擔任主教, 此舉刺激了中共, 導致 1951 年 8 月 14 日, 費主教正式遭到囚禁, 費主教後來回憶: 「實行這計畫, 這豈不是增加摩擦, 製造糾紛, 激盪衝突嗎?」²²1951 年 10 月, 費聲遠主教被控「組織反革命集團, 召募並在他的住所窩藏反對份子, 藏匿手槍及其他軍火, 破壞人民組織」等罪名, 判處「三年徒刑, 准予緩刑, 並判永久驅逐出境。」²³10 月 22 日, 費主教抵達香港, 獲悉其所屬的神父、修女及修士等人已前往臺灣傳教, 在法國領事館的協助下, 費主教也前往臺灣。巧合的是, 就在他重獲自由的 1951 年 10 月 22 日這天, 花東縱谷發生一系列大地震, 而費主教在 23 日即獲知這個訊息,²⁴只是當時他還不知道這裡將是他人生後半段的落腳處。

²¹ 參見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花蓮:華光書局,1980),頁 9-12。由於費聲遠主教所屬的巴黎外方傳教會係男性使徒組織,因此這批修女很可能屬於衛宗藩主教創辦的聖母聖心修女會 (Sister of The Sacred Heart of Mary)。

²²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21。

²³ 參見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28-43。費聲遠對於與中共交涉,以及遭到囚禁、判刑的過程、當時東北民眾的處境,描述仔細而生動,礙於篇幅與主題,在此無法多所著墨。

²⁴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54。

費聲遠主教於 10 月 31 日到達臺灣，與闊別三年的伙伴重逢，得知他們多數在臺中傳教，其中有四位修女甫轉往花蓮便遭遇強震，費主教隨即前往花蓮田埔探視。當時花、東兩縣分屬臺北教區和高雄教區，傳教工作同因地屬偏遠而遭到忽略，費主教由感而發寫道：

在這麼廣闊的地區，竟然沒有一座教堂，見不到十字架的影子。散居在山谷海邊的山地人，數目達幾十萬之多，竟沒有人為他們講解天主的道理、領導他們認識崇拜天主。鑑於斯，思於斯，我的心血沸騰，由觀光客我立刻恢復到傳教士的分份。²⁵

在天主教傳教士來到花蓮前，基督新教的長老教會、門諾教會、真耶穌會等團體已在花蓮傳教。²⁶因此，費主教所言「沒有一座教堂，見不到十字架的影子」嚴格來說並不正確。費主教有了在花蓮傳教的念頭，回程便前往臺北主教公署拜訪郭若石監牧（1906-1995），獲得郭監牧的支持。回到香港，費主教也去見了流亡香港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 1897-1976），黎培理建議將花蓮與臺東合併為一個新教區，並允諾會促成此事。²⁷回到巴黎與羅馬，費主教尋求自己所屬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支持，也徵詢教廷傳信部的認可。此外，他也前往瑞士，拜訪白冷會：

在瑞士的白冷會神父們那裡，卻受到熱誠的歡迎，很令人興奮。我們交換意見的結果又豐富，又實際。白冷會和其他許多別的傳教修會，過去在中國大陸都有傳教事業，白冷會神父很願意到臺灣，一方面為在中國留一立足之地，另一方面為安置他們被逐出的會士。我提議讓他們接受花蓮教區的南半部——臺東縣。第二天在我回巴黎之

²⁵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55。

²⁶ 參見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6），頁 94-97。

²⁷ 參見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60-62。

前，協議已經決定，條件也大半擬妥，只剩下給他們的修會寫封邀請合作的公函。²⁸

在費聲遠主教的多方奔走下，1952年8月7日，花蓮監牧區成立，由他擔任代理監牧。²⁹同日，教廷於臺灣建立聖統制，臺北監牧區升格為臺北總教區。花蓮監牧區並於1963年7月15日正式升格為教區。

1953年3月17日，費聲遠主教自歐洲抵達花蓮就職，在白冷會傳教士抵臺前，他曾三次前往臺東進行先遣工作，結識、組織原有的信徒，並尋找合適的房舍供白冷會士使用。1953年6月8日，同屬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隆道行神父（Marcel Rondeau, 1899-1970）在費主教的邀請下，自泰國來臺協助草創的花蓮教區，隆神父早先在汕頭傳教，能說與福佬話相似的汕頭話。在白冷會抵達前，隆神父暫時在臺東傳教，為白冷會的傳教工作鋪路。³⁰

（二）臺東教務的展開

1953年10月5日，首批白冷會傳教士——錫質平神父（Jakob Hilber, 1917-1985）和司路加神父（Lukas Stoffel, 1913-2002）抵臺，延續隆神父傳教約4個月的初步成果。³¹接下來的二十年間，更多白冷會傳教士陸陸續續加入臺東的宣教行列，前後計有神父41人，修士5人（請參見附錄1）。錫質平神父是白冷會臺灣區首任會長及臺

²⁸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70。

²⁹ 費聲遠來台後，職務為營口主教兼任花蓮代理監牧，1963年7月15日花蓮監牧區正式升格為花蓮教區，費聲遠仍以營口主教身份兼花蓮教區代理主教。類似的頭銜在同時期其他主教身上也可發現，這種職務名稱帶有「代理」、「兼任」等字樣的作法，可能是教廷對於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天主教會，宣示主權的一種方式。

³⁰ 參見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79-82。

³¹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44。過去關於司路加的記載，中文名字缺乏統一，有些稱石多福、史多福，或僅稱史神父。

東縣總鐸區的總鐸，可說是白冷會在臺傳教工作的奠基者。而司路加神父 1954 年即回到他原先傳教的日本，在臺時間僅一年，似乎是為了充當錫質平神父日語翻譯而同行。

臺東縣聚落與主要交通要道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以海岸山脈為分界。山脈以西是花東縱谷，省道臺九線貫穿其間；以東是東海岸，臺十一號連接沿海各聚落。這兩條公路在臺東鎮會合，沿著海岸線繼續往南延伸，因此臺東縣重要的聚落與公路大致呈現 Y 字型的分佈（見圖 1）。臺東鎮做為臺東縣交通樞紐，也是縣內政治與經濟的中心，錫神父與司神父選擇這裡做為傳教的基地，1953 年建立起位於福建路的天主教教堂。隨後，錫質平神父受大武鄉南興村排灣族劉姓頭目的邀請至南興傳教，1954 年建立南興天主堂。³²

1954 年，姚秉彝（De Boer Jorrit, 1911-2002）、龔岱恩（Guntern Josef, 1915-1987）、孫惠眾（Senn Franz, 1900-1976）、紀守常（Giger Alfred, 1919-1970）、周維道（Notter Viktor, 1906-1992）等神父加入宣教行列。姚神父自臺東鎮沿著海岸線向北傳教，主要的對象是住在東海岸的阿美族聚落，龔神父則從臺東鎮南邊的知本一直到太麻里金崙村。孫惠眾神父與紀守常神父兩人都沿花東縱谷北上，逐步向關山、海端的布農族，以及鹿野、延平的阿美族、布農族傳教，見圖 1、表 1：

³²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46-147。南興村劉姓頭目一家自此與錫質平神父結為摯友，錫神父去世後也以南興做為長眠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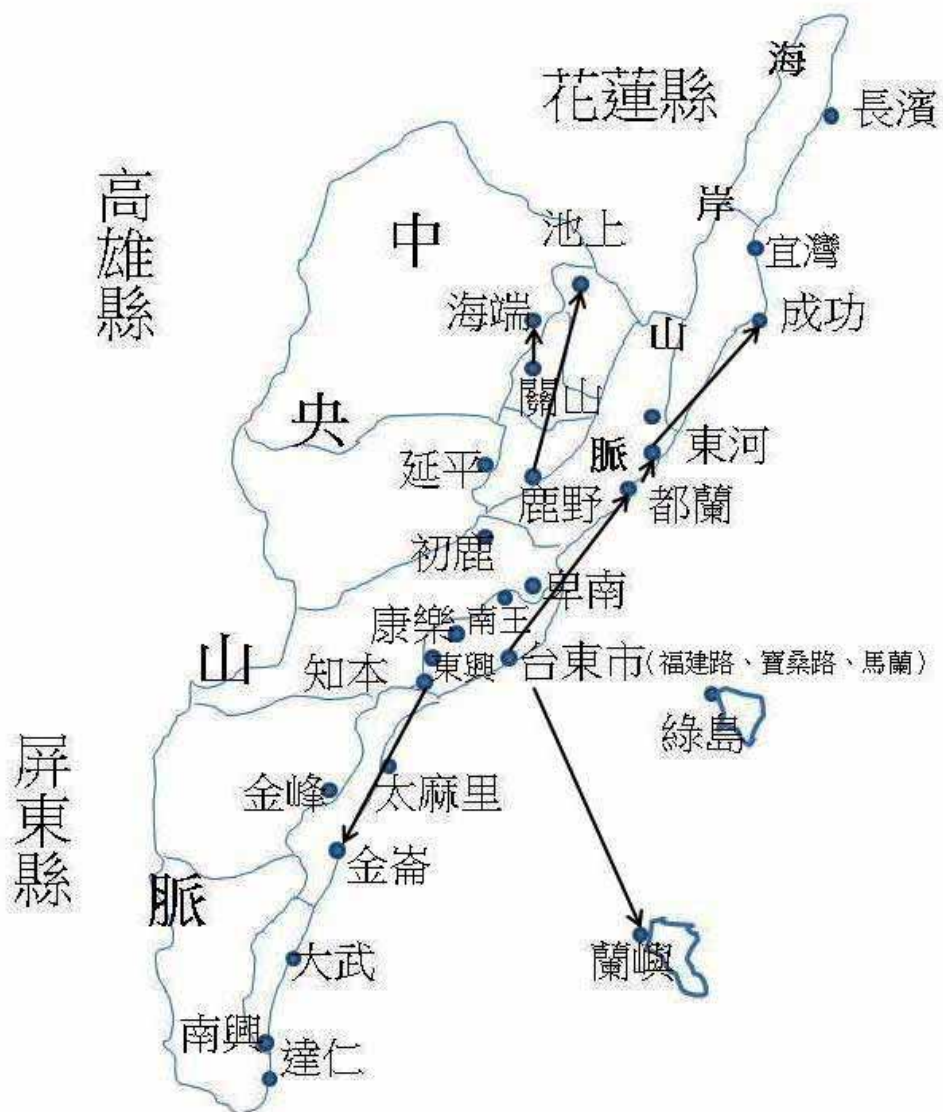


圖 1：白冷會在臺東傳教路線與堂區分佈

表 1：1953-1960 各神父傳教地點

神父	時間	地點	主要傳教對象
錫質平	1953.10	臺東鎮福建路	
	1954	南興村、達仁鄉	排灣族
姚秉彝	1954	臺東鎮、成功間海岸線	阿美族
孫惠眾	1954.4	關山、海端	布農族
龔岱恩	1954.6	知本至金崙	
紀守常	1954.10	鹿野、延平	阿美族、布農族
周維道	1954.12	馬蘭	阿美族、外省人
吳博滿	1955.4	臺東鎮	
胡恩博		大烏	
姚秉彝	1955 春	定居成功，籌建聖堂，以此為中心，繼續向沿海村落傳教	
布培信	1955 夏	臺東鎮	青年、知識份子
紀守常		蘭嶼	達悟族
吳博滿		轉往鹿野和平堂區	
彭海曼	1956 春	長濱	
孔世舟		臺東鎮豐樂里，兼管初鹿、旭橋	阿美族
和致中	1956 夏	都歷、東河、泰源	
韓其昌		太麻里	
費道宏		尚武	
滿海德	1957 春	成功堂區	
龔岱恩		東河堂區司鐸，兼管小馬、都歷、泰源	
姚秉彝	1957 夏	定居宜灣	
池作基、蘇德豐、迪樂道		鹿野和平	
韓其昌		大武堂區	
錫質平		調康樂天主堂	
和致中		調池上堂區主任司鐸	
費道宏		調知本堂區主任司鐸	
史泰南	1958 夏	尚武副本堂，協助韓其昌	
池作基	1959 春	馬蘭堂區副堂，傳教	阿美族
費道宏		調南王堂主任司鐸	
迪樂道	1959 夏	富岡開教	
滿海德	1959 秋	都蘭堂區主任司鐸	
洪克明	1960 春	寶桑堂，	閩南人

資料來源：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16-20。

由以上圖表可知 1954 至 1955 年間，白冷會在臺東縣的傳教路線便大致底定，往後來臺參與宣教的神父即在此基礎上深入到各聚落傳教。在拓展教務的過程中，白冷會在臺東縣境內修建上百座的教堂，³³幾乎可說是「一村落一教堂」，但神父人數有限，故往往在一個區域中，選擇較大（或教徒最多）的教堂做為本堂，兼管周圍規模較小的天主堂。這種傳教模式反映臺東地區地廣人稀，教友分散於各村落之間，必須合數座教堂之力才得以支付一位神父的開銷。而堂區與兼管區數量懸殊，也成為花蓮教區與西部各教區十分不同之處，花東二縣傳教士奔波、來往各教堂間，其辛勞可想而知。³⁴

表 2：臺灣各教區堂區與兼管區數量

教區	堂區數量	兼管區數量
臺北總教區	72	31
新竹教區	82	50
臺中教區	54	29
嘉義教區	33	19
臺南教區	31	13
高雄教區	57	55
花蓮教區	45	151

資料來源：各教區教務統計<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08catholic150.html>，擷取時間：2010/1/12。

白冷會所傳教的臺東縣雖屬花蓮教區主教所管轄，但實際運作上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性。首先在組織運作方面，白冷會臺灣區會長的選派，由會士互相推舉，並報由瑞士總會核可，白冷會擁有獨立的任命制度。布培信神父（Bürke Alois, 1908-1988）於 1963-1967 年間，原擔任花蓮若瑟小修院院長一職，經白冷會士推選，於 1967 年當選第

³³ 參見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33-40。

³⁴ 目前台東縣境內天主教堂的最新分佈可見文後附錄 2，與過去相較之下可知，本堂與兼管區的劃分可能因各神父能力所及與教友人數多寡有所變動，有些教堂甚至會消失於名冊之上。

三任區會長，由於「他們臺東的會友選他為區會長，再經他們總會長認可，我只有低頭默許讓步」³⁵，費主教此話說得謙卑，表達了對布神父即將離開修院院長一職的惋惜，但顯示當修會職務與教區職務產生衝突，即便是教區主教亦必須尊重各修會選舉結果與修會總會長的領導權力。此外，由表 3 結果來看，區會長可連選連任，魏主安神父（Vonwyl Gottfried, 1931-）曾連續擔任區會長達 24 年之久。在財務上，費聲遠主教自始便允諾白冷會得到國外捐款時，可以不需交給教區，自身運用。³⁶同時，「雙、三臺彌撒之獻儀，依照羅馬及中國主教團之規定，應歸修院。但白冷外方傳教會會士之雙、三臺彌撒獻儀，依據其總會與費主教已簽訂之合約，仍歸白冷總會。」³⁷白冷會在財務上，也擁有相當自主性。

表 3：白冷會臺灣區歷任會長

姓名	任期
錫質平	1956-1961
吳博滿	1961-1967
布培信	1967-1972
池作基	1972-1980
魏主安	1980-2003
葛德	2003-

（三）傳教成果與策略

花蓮教區臺東縣境內，在白冷會士的努力下，教友數先有明顯的成長，近年來卻已呈現衰退。1975 年，臺東縣居民約三十餘萬，教

³⁵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135。

³⁶ 參見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臺東文獻》復刊 12 期（2006 年 10 月），頁 59-60。

³⁷ 《花東教聞》，期 7（1975 年 12 月），頁 7。《花東教聞》自 1975 年 5 月發行迄今，為花蓮教區發行月刊。

友有二萬餘人；³⁸1994年，臺東縣居民254,718人，³⁹教友達到58,170人，比例超過二成，換言之，當時5個臺東人之中，就有一個以上的天主教友，更可貴的是1975-1994年間，臺東人口銳減約五萬人，教友反而增加一倍，無疑是十分傲人的傳教成績。然而，1994-2004年的十年內，教友的人數有了顯著的衰減，2003年，臺東的教友人數為21,653人；2004年，又稍減為21,510，臺灣天主教徒人數確實有逐年下降的趨勢。⁴⁰而臺灣天主教的信徒，以原住民為大宗。此一現象已為研究者所注意：

目前臺灣原住民天主教徒約十二萬人左右，佔臺灣總人數兩千九百萬的0.55%，人數非常少。但如與臺灣將近三十萬天主教徒及超過四十萬的原住民總人口相比，可發現原住民天主教徒是臺灣天主教徒的五分之二，佔相當重要比例，超過臺灣原住民人口的四分之一。⁴¹

臺東是全國原住民人口第二多的縣市，白冷會一開始即選擇原住民村落率先展開傳教工作，也未到漢人為主的綠島傳教（見表1），這種傳教策略的制訂，很可能是受了費聲遠主教的影響。

1951年，費聲遠主教自香港來臺，對花蓮當地阿美族人慕教的熱情印象深刻：

最妙的是，一到晚上，一小群一小群的男女走來，坐在診所的院子裡的長凳上學習道理，而且每晚都準時來到。一位修女說：「他們就是這樣，我們剛來不久，他們就要求認識我們的宗教。診所給他們

³⁸ 《花東教聞》，期3（1975年7月），頁16。

³⁹ 行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年鑑84年》（臺北：行政院主計處，1995），頁20。

⁴⁰ 相關教友數據由花蓮主教公署秘書林少梅小姐提供。

⁴¹ 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活力教會——天主教在臺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臺北：光啟文化，2004），頁5。其中「臺灣總人數兩千九百萬」應是筆誤。

的理療也許有點關係，但也不能說是唯一的理由，他們好像生來就傾向宗教。」⁴²

原住民是否生來就傾向宗教難以證明，但原住民比起漢人易於接受天主教信仰卻是實情：「原來操閩南語的同胞，對傳統的佛教文化，早已根深蒂固，世代相傳。」⁴³因此，在 1950 年代初期，要向原住民傳教，「徹底的方法，還是要傳教士們自己去學方言，親自教授道理。」⁴⁴臺東縣族群多元性強，各神父能否掌握各族群語言，是教務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

白冷會的傳教士不僅積極學習國語與各種臺灣方言，也尊重在地的風俗文化。白冷會傳教士對語言能力的培養，早在中國傳教時已然學會做為國語的北京話，甚至吳博滿神父在齊齊哈爾學習北京話後，更直接轉往東京學習日語，很可能是為了與當時控制東北的日本人交涉所用。而紀守常、周維道、艾格里（Egli Hans, 1929-）神父在來臺前，也先行前往日本學習日語。⁴⁵這樣的「中國經驗」使白冷會士來到甫結束日人統治的臺灣，通曉國語與日語無疑是一項利器，⁴⁶他們得以更快融入臺灣社會，瞭解風土人情，並做為傳教的橋樑。來到臺灣之後，白冷會的傳教士多數都學習閩南語，也有人學習原住民語，如：紀守常神父曾在 1960 年學習布農族語，池作基（Tschirky Meinrad, 1930-1992）、葛德神父（Gassner Ernst, 1936-）學習阿美族語。⁴⁷同時，白冷會針對原住民語言文化進行研究：1965 年，池作基神父參

⁴²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59。

⁴³ 鄭鴻聲，培質院的今昔與瞻望，收入林忠輝等編，《台東天主教培質院創立廿五週年紀念宏聲特刊》（台中：互愛傳播服務中心，1979），頁 21。

⁴⁴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頁 92。

⁴⁵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 33、42、49、62。

⁴⁶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 53-54。

⁴⁷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頁 33、64。

與阿美族新約聖經的翻譯工作；⁴⁸人類學家畢少夫神父(Bischofberger Otto, 1935-1997)在 1969 年研究東河鄉阿美族宗教的禮儀和祈禱文；1970 年，社會學家顧浩定神父(Grichting Wolfgang, 1935-)和葛士義神父(Gassner Igo, 1937-)研究臺灣社會價值觀；⁴⁹費道宏神父(Veil Patrick, 1901-1988)研究卑南族語言與風俗。⁵⁰天主教白冷會對於教徒的舊有風俗給予相當的尊重與包容，此宣教方針更在 1965 年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獲得確立。「我們接受彼此間的不同，並以友愛、團結及合作與他們同行。」⁵¹



圖 2：魏主安神父穿著阿美族服飾舉行儀式。（馬蘭天主堂高鴻文傳教員提供）

白冷會對原住民的傳教工作，很大一部份也得力於原住民傳統領袖的支持。錫質平神父：「在大武，當初若沒有劉章先生幫忙開始傳教，大武堂區不會那麼早成立。在和平若沒有林村長的幫助，和平教

⁴⁸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110。

⁴⁹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60。

⁵⁰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106。

⁵¹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昨日—今日—明日》，頁 6。

會不會那麼迅速發展。」⁵²劉章即前面所提南興村排灣族頭目，而和平林村長指鹿野鄉和平村的林田豐（1914-1955），「由於和平部落頭目林田豐的全力支持，紀守常就在和平部落租屋作為臨時傳道所，信眾日多。」⁵³林田豐受洗的1954年6月8日，共有156名和平居民同時受洗，以家族為單位的集體受洗亦相當普遍。⁵⁴出身和平村，現任馬蘭堂傳教員的高鴻文（1955-）指出，林田豐以頭目的身份率先接受天主教，對其他族人而言，無疑是種號召力。⁵⁵這種號召力，不僅在社區內，也擴大到其他社區，「林田豐因其和平部落頭目身份的關係，在其領洗前已將天主教的信仰傳播到附近的阿美族部落，除永安、瑞源，嘉豐（卑南鄉）外，尚有其他部落。」⁵⁶這似乎意味著在戰後初期，原住民族部落的凝聚力與當地頭人的影響力仍十分強大。

白冷會的神父們為了傳教上語言的方便，往往依照族群分配彼此的傳教工作，卻進一步造成教友組成走向單一性。曾有漢人對魏主安神父說，原住民文化較落後，比漢人更需要天主教。⁵⁷這種帶有歧視的看法顯示漢、原接觸密切的臺東地區，原、漢族群的界線或許反而明確，臺東地區的漢人可能容易激起相對於原住民的文化優越感。出身龍田的教友蕭羅莫（1960-）進一步指出，鹿野鄉地區龍田、鹿野兩座天主堂以閩南人為主，其餘都是原住民為大宗，彼此區隔十分明顯。⁵⁸至於為何原住民成為臺灣天主教教友的重要組成？歐思定修士（Büchel Augustin, 1936-）認為，戰後國民政府對於弱勢文化不加以

⁵² 《花東教聞》，期15（1976年8、9月），無頁碼。

⁵³ 夏黎明總編纂，《鹿野鄉志》（鹿野：臺東縣鹿野鄉公所，2007），頁1325。

⁵⁴ 整理自馬蘭天主堂傳教員高鴻文先生提供之「和平堂教友總錄」。

⁵⁵ 訪問高鴻文傳教員內容，訪問日期：2009年2月3日，訪問地點：馬蘭天主堂。

⁵⁶ 黃連生，《鹿野堂區簡史》，未刊稿，頁2。

⁵⁷ 訪問日期：2009年2月2日，訪問地點：白冷會院。

⁵⁸ 蕭羅莫，鹿野鄉龍田村人，父親為白冷會培育的傳教員蕭瓜，1960年出生即受洗。畢業於公東高工，現任公東高工總務主任，他對於堂區內原、漢壁壘分明的觀察，歐思定修士也持相同的看法。訪問日期：2009年2月3日，訪問地點：公東高工。

扶持，甚至打壓，加速原民部落社會和文化的瓦解，教會乃成為部落內的新核心。⁵⁹

（四）扶植地方教會

白冷會於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前，即有計畫、有步驟的推動臺東本地教會的健全發展。白冷會來臺發展後，並未招收在地人成為會士，而致力於培育在地神職人員。首先是 1955 年，在教廷駐華大使黎培理的資助下，於今天臺東市廣東路上興建學舍，合黎氏與錫質平神父兩人之名，取名「培質院」，其用意及作法：

從各鄉鎮間選拔出一些未考入臺東鎮初中的小學生—自然是天資較差者，在家長的同意下，送到本院為他們補習，除了準備翌年再考學校之外，教會再利用補習時間啟發他們潛意識下的宗教情愫。⁶⁰

培質院宛如重考班，院長布培信神父替他們補習，加強課業，也供應遠道而來的學生寄宿，方便就學，但未強迫院生必須信仰天主教：「四十七年四月廿五日—本院廿五位學生領洗，創下歷屆最高紀錄。」⁶¹可見當時寄宿的學生亦不乏非天主教徒。另一方面，培質院也作為修道院使用，提供有意願從事神職的學生學習數學、英文和拉丁文的環境，臺灣第一位原住民主教曾建次即是由培質院所培養。⁶²

其次，於 1958 年開辦的聖若翰傳教員教義研究中心，一般簡稱作聖若翰傳教學校，或因位於臺東市康樂一帶，而慣稱康樂傳教學

⁵⁹ 訪問歐思定修士內容，訪問日期：2009 年 2 月 1 日，訪問地點：白冷會院。

⁶⁰ 鄭鴻聲，培質院的今昔與瞻望，收入林忠輝等編，《臺東天主教培質院創立廿五週年紀念宏聲特刊》，頁 21。

⁶¹ 羅忠正輯，培質院歷年大事輯要，收入林忠輝等編，《臺東天主教培質院創立廿五週年紀念宏聲特刊》，頁 24。

⁶²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91-93。以及陳玉齡，白冷會在臺灣，收入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編，《公東高工 25 週年校慶特刊》（臺東：編者自印，1985），頁 39。

校。由郝道永神父（Hort Friedrich, 1908-1985）擔任主任，和致中神父（Herrmann Leo, 1901-1996）、李先達、謝繼志等人協助授課，來此進修的學員多為花蓮教區的傳教員，也有其他教區選派而來。課程內容可分為二年制、短期班兩類，計有聖經、教義、禮儀、講道訓練、國文、應用文等項目，並設有返鄉實習的課程，對於傳教事業有具體的實踐和傳承。該校已於 1968 年停止招生，改為教義研習中心，原建築經改建也已經成為救星教養院的院區。⁶³另有聖若瑟修院於 1963 年成立，布培信神父擔任首位院長，因辦理成效佳，由主教提議遷往花蓮，由教區接續辦理，布培信神父因而前往花蓮，培質院務則交由鄭鴻聲神父接續。1981 年，白冷會開設第一屆義務使徒訓練班，由池作基任班主任，梅致理神父（Meili Josef, 1943-）等人協助辦理，第二屆由包新慶神父接續班主任，訓練教友成為義務使徒，接受為期二年的訓練，包括教義、禮儀和其他相關常識等等，以做為當地堂區神父傳教助手。⁶⁴

1976 年，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為推行地方教會的本土化，推動堂區自養運動，提倡「經濟」需要上的自籌、自立、自足、自給。⁶⁵白冷會主導臺東教務的期間，運作經費以國外捐款為大宗，依白冷會與費聲遠主教的約定，白冷會獲得國外捐款可自行運用，不必依慣例與教區分享。白冷會在瑞士總會設有固定帳戶，專門存入國外捐款，支出即從該帳戶進行扣繳或轉入臺灣使用。當時，經費主要用於神父的生活費、傳教員的薪資等一般性的支出，也提供興建、維護教堂之用。⁶⁶但依賴募款絕非長久之計：「我中國天主教會之教友，多不明瞭本身對教會奉獻之責任，常存仰賴外援之心理，此實非教會之本意，且

⁶³ 參見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27。以及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27-129。

⁶⁴ 參見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52-54。

⁶⁵ 《花東教聞》，期 184（1998 年 2 月），頁 7。

⁶⁶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 60。

國外來源日漸減少及不易。」⁶⁷唯有建立本地教會的「經濟獨立」，天主教才能真正的在臺灣永續發展。

1983年，單國璽主教（1923-）接任花蓮教區主教，提出花蓮教區成立滿25週年，所屬各堂區應逐步走上自養。臺東總鐸區提出了四階段實施要點：第一、各堂區、堂口要訓練會計人員，妥善管理自身的財務狀況，並強調公開透明。第二、各堂區修建教堂應設法自行張羅經費，各堂區彼此支援，1988年成立臺東天主教基善儲蓄互助社。第三、傳教員的薪資從第一年的10%，慢慢由外籍傳教會轉嫁各堂區，直到各堂區全額支付為止。第四、各堂區神父生活費和傳教經費由各堂區自行編列預算供應，逐年增加，以達到完全自足自養，在達到此一目的前，仍暫時由傳教士來填補不足之數。⁶⁸

實際運作上，教友透過奉獻的方式將稻穀或金錢捐入地方教會，視地方傳統而定，如東河鄉、成功鎮，教徒一年奉獻兩次稻穀，教會再將稻穀賣給米廠，賺取運作經費。其他有些堂區，則視教會經費需要，各戶每月均攤。也有些堂區，如寶桑天主堂，只有參加完彌撒後才捐款。總之，各地的傳統不一，沒有硬性的統一規矩。⁶⁹為了減輕教友的負擔，也為了增加地方教會的經費，白冷會嘗試過許多方法讓信徒增加經濟收入，如：由其他教會組織贊助或由白冷會買進小豬、小羊交予教友飼養，白冷會幫忙建築堤防、開墾農田，甚至購買土地分配給教友，都是為了能使教友早日負擔堂區支出，完成堂區自養的目標。⁷⁰

⁶⁷ 《花東教聞》，期6（1975年11月），頁8。

⁶⁸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60。以及參見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47-51。

⁶⁹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60。

⁷⁰ 參見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43-44。

四、白冷會的社會服務工作

宗教為了吸引信徒，往往以社會服務工作做為媒介，此類傳教模式的運用，在臺灣尤以基督宗教最為明顯，具體作法又以辦理學校及醫療機構最為常見。在臺東地區的白冷會推動各種社會服務與慈善事業，其固然帶有傳教目的，但過度功利性的解讀也有失公允，一方面由於這些社會服務工作實行的對象並不限於教友，仍具有宗教的博愛精神。另一方面，這些社會服務工作帶動了臺東地區的發展，直接改善臺東人民的生活條件。白冷會在臺東從事的社會服務工作，可分為教育、醫療、經濟與家庭四方面。

（一）創辦職業教育

白冷會創辦的公東高工因仿效瑞士的技藝學校，帶有濃厚的實用精神，在眾多宗教團體的興學事業中，可謂別具特色。公東高工係天主教羅馬公教會於臺東創辦的學校，故以「公東」為名，全稱為「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是臺東唯一一所由民間團體辦理的職業學校。創辦人錫質平神父受訪時所言：

當時臺東縣長黃拓榮常與我談及臺東缺乏職業學校，希望能成立工職，教育當地青年。安全總署也提到他們有一批香港來的難民青年，希望能訓練他們一年，而後替他們找一份職業。那時我回答他們：「這兒沒有房子，況且培質院也住滿了」，於是安全總署便答應替我們蓋房子，也提供伙食費與機器，而我們只要負責聘請老師即可。⁷¹

於是白冷會在瑞士的《天主教公青年雜誌》徵求自願來臺工作者，得到四十多人回應，中美安全總署卻臨時取消此項合作計畫，錫神父轉而自行籌辦，募得一百五十萬元。1958年成立董事會，由蔣

⁷¹ 訪錫質平神父，《公東通訊》，1984年4月25日發行。

復聰（1898-1990）擔任首任董事長，李先達神父為首任校長。隔年，首批校舍動工，1960年正式對外招生。⁷²



圖 3：公東高工最早興建的大樓

公東高工的教學注重實習，仿效瑞士的學徒訓練，並聘請瑞士、德國、奧地利天主教徒來臺擔任技師，傳授技能。公東高工尤以木工方面聞名，1969至1998年間，共獲得全國技能競賽金牌43面、銀牌49面，以及銅牌50面，其中金牌43面、銀牌44面、銅牌49面皆係在木工項目奪得。學生並遠赴國外參與國際比賽，1970至1997年間共得金牌11面、銀牌8面、銅牌5面，成績斐然。⁷³公東高工培育許多工業技術人才，公東高工首屆畢業生黃國經營家具進出口貿易，來往於各國之間，「發現有家具工業的地方就有公東人，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⁷⁴公東高工的校友在家具業和木業大放異彩，足跡也遍及海外，更重要的是，講求實作的技術訓練幫助許多臺東子弟習得一技之長，改善生活環境，增加就業能力。

⁷² 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編，《公東高工25週年校慶特刊》，頁82。

⁷³ 李雄揮編，《臺東縣史文教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頁463-464。

⁷⁴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133。

除了體制內的學校教育，白冷會的雷化民神父（Leimer Franz, 1928-1997）自行籌辦技藝訓練班。1965年，雷神父以公東高工附設學徒班的名義，招收29名學徒，多數是貧困的原住民子弟，他們白天工作，晚上學習畫設計圖、計算原料等工業理論與方法，補足在工廠所學不足的缺憾。三年學習期間，所需經費皆由雷神父與其家人支助，使貧困的子弟不需學費也仍有學習一技之長的場所。1967年，經政府核准升格為「公東高工附設技藝訓練中心」，1977年再獨立為「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心」，成為臺灣唯一私人創辦的職訓中心，並接受政府機構委託辦理各種職業訓練。⁷⁵

（二）建立醫療體系

1963年，白冷會與天主教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Sisters of Mercy of The Holy Cross）合作辦理關山聖十字架醫院，並在成功、尚武兩地成立診所。關山聖十字架醫院以一棟日式簡陋木屋、僅有兩名修女的編制開始從事門診服務，1964年得奧國教友捐贈救護車，修女們開始來往各地巡迴看診。1989年，關山聖十字架醫院轉型為慢性病患長期照護的專業機構，更名為「財團法人臺灣省臺東縣天主教私立聖十字架療養院」，以照顧中風、癱瘓及老年性癡呆症等患者為志業。

76

位於臺東市杭州路上，緊鄰白冷會院的「私立天主教聖母醫院」，是臺東市最早設立的私立醫院。1964年，錫質平神父透過當時梵諦岡駐華大使黎培理的居中牽線，與愛爾蘭聖母醫療傳教修女會（Medicinal Missionary of Mary）合力開辦聖母醫院，1973年聖母醫療傳教修女會因人手不夠分配退出，醫院的經營轉由仁愛修女會

⁷⁵ 王河盛編，《臺東縣史人物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頁109。以及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55。

⁷⁶ 參見李美枝編，《後山陽光——天主教「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事蹟》（臺北：智慧霖國際有限公司，2004），頁21-23。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接手。⁷⁷臺東地區早期醫療環境落後，婦女在生產過程中有生命危險，因此聖母醫院最早設立的醫療服務即是產科，由仁愛修女會接手後，再增設外科和小兒科。2004 年開始，聖母醫院致力於癌症末期病患的「安寧療護」，重視病患臨終的舒適和尊嚴，並協助家屬克服相關的問題。⁷⁸2008 年，聖母醫院獲得第十八屆團體醫療奉獻獎。

除了療養院和醫院，白冷會也與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合辦「天主教私立救星教養院」。救星教養院前身為 1975 年在大武鄉尚武村設立的幼稚園，因不斷有殘障和智能不足的兒童就讀和委託照顧，演變為專門收容一至十八歲具有重度以上腦性麻痺兒童的教養院，並於 1987 年 12 月 15 日正式立案。教養院不僅提供看護、照顧，也訓練院童復健和自理，並輔導院童家長。為了提供更完善的醫療服務，救星教養院已搬遷至臺東市，新院區便是改建自白冷會的傳教學校。⁷⁹

這些天主教在臺東縣的醫療機構，興建時由白冷會籌措資金與房舍，轉由合作的修女會經營。在此合作模式上，先後建立起聖十字架療養院、聖母醫院以及救星教養院。這些醫療院所的設立，改善了當地居民的醫療環境，是讓民眾體認上帝力量的最佳方式。

(三) 經濟扶助措施

白冷會推行的社會服務工作，實際重視改善窮苦人家的經濟生活，從不因對象不曾奉教或受洗，而吝於給予幫助。以鹿野鄉為例，「紀守常在龍田，一本『關心窮人』的初衷，不論對方是否信教，經常和方（四賜）、蕭（瓜）二傳教員進行家訪，並提供物資方面的協

⁷⁷ 《花東教聞》，期 7（1975 年 3 月），頁 3。

⁷⁸ 李美枝編，《後山陽光—天主教「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事蹟》，頁 17。

⁷⁹ 參見李美枝編，《後山陽光—天主教「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事蹟》，頁 25-31。

助，領洗的人大增，有些村民就算信奉傳統信仰，也受他的真誠感動。」⁸⁰在實際作為上，以推行互助社及協助興建水利設施、闢建農田為主。

互助社是遍及整個臺灣的組織，由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1901-1978）1964年創辦「中國互助運動協會」推廣，不少基督教的團體也參與其中，辦理方式源自加拿大，可分為團體間的互助社，和個人的互助社兩部分。⁸¹1967年開始，白冷會為改善教友經濟狀況，在各堂區推行儲蓄互助社，1975年中國互助運動協會來函通知結束試辦狀態，全面正式推廣。⁸²至1993年為止，股金已有八億元。⁸³另外，1988年幾個傳教團體合組團體間的儲蓄互助會正式成立，取名基善互助社，到1994年時有48個團體加入，股金達新臺幣八百三十萬四千多元。⁸⁴

施行方式以部落為單位，有固定的利率及規定，但因由部落內人士自行處理存、放款業務，也曾發生遭挪用的情形，「曾任傳教師的X清教友，自去年六月吞用互助社公款十餘萬元，弄得家破人亡。」⁸⁵，歐修士在接受口訪時說道：

這一套方法，如果按照規定，用負責任的精神去作的話，一定可以成功，這方面的例子不少，但是失敗的也一樣多，常常因為個人的因素產生弊病，像是因為貸款人是親戚的關係，辦理的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應該貸給他的，還是貸了，結果最後不還錢，這樣的例子比較多……後來發現這

⁸⁰ 夏黎明總編纂，《鹿野鄉志》，頁1325。

⁸¹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55。

⁸² 《花東教聞》，期2（1975年6月），頁1。

⁸³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28。

⁸⁴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29。及《花東教聞》，期139（1994年2月），頁6。

⁸⁵ 《花東教聞》，期3（1975年7月），頁1。

樣失敗的例子對教會有負面的影響，現在就把它獨立起來運作。⁸⁶

由此可知，在辦理互助社的過程中，教會內部的辦理人員，很可能成為弊病的源頭，以致於教會後來不得不將互助社的運作獨立起來，以免進而影響教會的信譽和發展。

在興修水利方面，臺灣河川屬荒溪型，每逢大雨、颱風，容易引發洪水氾濫。自 1963 年開始，白冷會集資在鹿野鄉瑞豐、瑞源、和平、寶華山築堤防約 1500 公尺，大武鄉南興、大烏堤防 2000 公尺，協助貧苦的農民開發河川地，闢為水田，以增加生產，改善生活。⁸⁷而新開墾的土地交由教友或村民成立管理委員會統籌，並以盈餘救濟貧民，卻因此曾發生利益上的衝突。此外，白冷會也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替長濱、成功、鹿野、關山、大武、延平及太麻里的幾個部落或村莊引水或挖掘水井，解決村民的用水問題。⁸⁸

這些攸關居民生活問題的工程，經費由白冷會張羅，當地的居民出力完成。當時的會長錫質平神父曾面臨經費匱乏的窘境，利用變賣美援物質的方式來換取水泥等建築方面的材料，⁸⁹甚至不惜變賣收藏多年的郵票，⁹⁰這兩則例子都足見錫質平神父推動公益事業之用心與無私。

⁸⁶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 55。

⁸⁷ 王河盛編，《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177。以及「臺東縣政府授與錫質平神父榮譽縣民提案紀錄」影本，藏於東臺灣研究會資料室，1984。

⁸⁸ 參見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38-139。

⁸⁹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 57。

⁹⁰ 錫質平神父治喪委員會，錫神父生平事略，1985 年 3 月 28 日。

(四) 家庭教育工作

「美滿家庭」工作的推動始於 1972 年 9 月，初以天主教聖母醫院為臨時連絡站，於 1976 年正式在臺東市福建路上成立服務中心。創辦人為郝道永神父，廖月燕女士、李美麗女士等人協助推廣，創辦宗旨是「輔導夫妻、在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女男之間生理衛生、婚前婚後等等的事宜。」⁹¹

「美滿家庭」工作內容可歸納為三方面。首先，提升婦女生活知能，服務中心內的工作人員具有烹調和手工方面的長才，傳授婦女如：西點製作、編織等家事技巧。其次，推動節育觀念，天主教推行「自然調節生育法」的避孕方式，服務中心教導婦女計算排卵日，避免發生性行為，達到自然避孕的效果，反之，也利用此法提高不孕婦女的受孕機率。此外，他們也協助處理家庭暴力事件。

該中心的宣導活動從教會堂區開始，逐漸擴及推廣的場所和對象，並屢屢與學校、衛生所等公家機關合辦推廣活動。1975 年，更與省立臺東醫院（今衛生署臺東醫院）舉辦推廣座談會，頗受好評；1986 年，臺東馬偕醫院成立，美滿家庭服務中心和馬偕醫院婦產科一同幫助不孕的婦女受孕，因而得到「註生娘娘」的美稱。1997 年開始，服務中心著手對監所收容人、少年觀護所的青少年進行輔導工作。2003 年 3 月，美滿家庭服務中心因經費窘境停止運用。⁹²

白冷會社會服務方面的貢獻，包含辦理公東高工、東區職訓中心、聖母醫院、互助社、美滿家庭等等。這些貼近民眾生活的社會服務工作，具體表現白冷會做為入世的傳教團體，在政府力量尚無力關照後山的年代，更早一步反映當地民眾所需。時至今日，臺東在教育、

⁹¹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頁 28。

⁹²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頁 9-10。以及 2005 年 10 月 12 日，電訪廖月燕女士之內容。

醫療等方面已有一定水準，但在照顧老人、重症病患等方面，政府的腳步仍遠不及天主教等宗教團體的努力。

五、結 論

臺東縣由於位處臺灣後山，開發時間晚於西部平原，時至今日仍受限於地理位置與交通環境，是臺灣各方面發展較慢的縣市。從第一批白冷會傳教士踏上東臺灣土地的 1953 年開始，做為天主教的修會團體，傳播福音原是最主要的目的，但白冷會面對臺東落後的生活環境，發揚宗教的博愛精神，致力於臺東各種社會服務工作。這些社會服務工作由於務實地從民眾所需出發，從最徹底改善經濟弱勢的技術訓練、經濟扶助與改善醫療等面向著手，成為戰後初期帶動臺東地方教育與醫療發展的一股力量。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臺東教育、醫療環境已有所改善，白冷會的社會服務工作重要性不如以往。這些社會服務工作雖從宣教的角度出發，卻從不以民眾信教與否為終，天主教白冷會這種無私與奉獻的精神，更值得臺東人的尊敬與感謝。



圖 4：位於臺東市杭州路上，聖母醫院旁的白冷會院

至於原是本業的傳教工作，白冷會也未因投入社會服務工作而偏廢。以全臺東縣為範圍的傳教活動，白冷會興建的天主教堂遍及境內各鄉鎮，白冷會尊重在地文化與母語，吸引原住民成為主要的教友來源。天主教教會因擁有共同領導核心，相對於基督新教教派，組織與分工較為細緻，修會間因有著共同的目標與使命，相互支援，減少競爭，有助於各修會間的合作。五十多年來，白冷會外籍會士們與花蓮教區國籍傳教士、巴黎外方傳教會及修女會合作，拓展教務，培育多位在地神職人員，並進行一連串的社會服務事業，這些成果悉歸教區所共有，培育地方教會的目標已然完成，白冷會傳教士逐漸退居幕後。

時序已推移了近 60 年，許多白冷會外籍傳教士已然辭世，回歸天主的懷抱。有些傳教士奉獻大半輩子給臺東後，告老還鄉，頤養天年。但也仍有一些七、八十歲老傳教士繼續堅守崗位，其中不乏曾調回瑞士，又再度回到臺東者，他們對信仰的忠貞與對臺灣的情感，著實令人感佩。

附錄 1：白冷會來臺會士表

姓名	生卒年	東北傳教時間	臺灣傳教時間
石作基神父 (Schildknecht Alois)	1899-1988	1927-1947	1964-1974
和致中神父 (Herrmann Leo)	1901-1996	1927-1953	1956-1990
費道宏神父 (Veil Patrick)	1901-1988	1929-1949	1956-1986
孫惠眾神父 (Senn Franz)	1900-1976	1930-1950	1954-1975
滿海德神父 (Manhart Ernst)	1905-1991	1930-1945	1957-1991
布培信神父 (Bürke Alois)	1908-1988	1935-1953	1955-1987
韓其昌神父 (Hensch August)	1904-1993	1935-1952	1957-1986
郝道永神父 (Hort Friedrich)	1908-1985	1935-1950	1960-1985
周維道神父 (Notter Viktor)	1906-1992	1935-1950	1955-1992
姚秉彝神父 (De Boer Jorrit)	1911-2002	1938-1953	1954-1991
孔世舟神父 (Bollhalder Konrad)	1909-1963	1938-1953	1956-1963
吳博滿神父 (Übelmann Ernst)	1911-1999	1939-1953	1955-1992
龔岱恩神父 (Guntern Josef)	1915-1987	1946-1954	1954-1987
司路加神父 (Stoffel Lukas)	1913-2002	1946-1948	1953-1954
紀守常神父 (Giger Alfred)	1919-1970	1946-1952	1954-1970
錫質平神父 (Hilber Jakob)	1917-1985	1946-1948	1953-1985
胡博恩神父 (Hurni Otto)	1913-1969	1946-1952	1955-1969
史泰南神父 (Steiner Dominik)	1916-2002	1946-1948	1959-2002
彭海曼神父 (Brun Hermann)	1914-	1946-1954	1955-1999
洪克明神父 (Hunkeler Friedrich)	1920-2000		1956-1998

姓名	生卒年	東北傳教時間	臺灣傳教時間
池作基神父 (Tschirky Meinrad)	1930-1992		1957-1992
迪樂道神父 (Dillier Casimir)	1924-2008		1957-1974
蘇德豐神父 (Suter Gottfried)	1929-1989		1957-
雷化民神父 (Leimer Franz)	1928-1997		1958-1991
苗干城神父 (Auf der Maur Hansjörg)	1933-		1963-1966
于惠霖神父 (Scherer Ulrich)	1934-		1963-
魏主安神父 (Vonwyl Gottfried)	1931-		1963-
歐思定修士 (Büchel Augustin)	1936-		1963-
艾格里神父 (Egli Hans)	1929-		1963-1992
葛德神父 (Gassner Ernst)	1936-		1964-
李懷仁神父 (Ricklin Paul)	1936-2007		1964-2006
林志柔修士 (Weber Fritz)	1932-		1964-2007
牧安東修士 (Amrein Anton)	1933-		1965-1976
傅義修士 (Felder Julius)	1933-		1965-2005
賀石神父 (Huser Hans)	1937-		1965-1974
林神父 (Lenherr Josef)	1927-		1965-1965
葛士義神父 (Gassner Igo)	1937-		1966-1974
賈斯德神父 (Stähli Karl)	1937-		1967-
溫樂德神父 (Twerenbold Roland)	1939-		1967-1977
薛弘道修士 (Schelbert Laurenz)	1939-		1967-

姓名	生卒年	東北傳教時間	臺灣傳教時間
貝惠德神父 (Benz Titus)	1939-		1968-1973
白衛理 (Böhi Willi)	1938-		1969-
顧浩定神父 (Grichting Wolfgang)	1935-		1969-1971
畢少夫神父 (Bischofberger Otto)	1935-1997		1969-1971
吳若石神父 (Eugster Josef)	1940-		1970-
梅致理神父 (Meili Josef)	1943-		1974-1993

資料來源：整理自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未刊稿。

附錄 2：2007 年臺東縣天主堂分佈暨建堂時間表

堂區	本堂（建立/修建時間）	主任	兼管（建立/修建時間）
臺東市福建路	中華殉教烈士堂（1953）	曹經五蒙席	
臺東市寶桑路	宗徒之后堂（1962）	曹經五蒙席	太平榮家堂（1962）
臺東市馬蘭	聖若瑟堂（1954）	曾建次輔理 主教	旭橋天主堂（1958） 利吉天主堂（1958） 加路蘭天主堂（1962） 大橋天主堂（1963）
臺東市南王	聖德範堂（1968）	洪源成神父	檳榔天主堂（1960） 利家天主堂（1956） 龍田天主堂（1956）
臺東市知本	聖母無原罪堂（缺）	段泰平神父	
臺東縣蘭嶼	聖若望天主堂（1965）	葛德神父	漁人聖保祿天主堂（1981） 椰油聖彌格天主堂（1965） 朗島聖斯德望堂（1976） 東清海星聖母堂（1958） 野銀聖保祿堂（1964）
臺東縣東興	東興（大南）天主堂 （1959）	段泰平神父	新園天主堂（1960） 康樂天主堂（缺）
臺東縣初鹿	初鹿天主堂（1956）	陶慧音修女	
臺東縣鹿野	救世主天主堂（1967）	范文敦神父	和平天主堂（1954） 瑞源天主堂（1959） 永安天主堂（1957） 德高里天主堂（1968） 永隆天主堂（1979） 電光里天主堂（1957）
臺東縣延平	延平堂區	阮文通神父	桃源天主堂（1957） 武陵天主堂（1961） 永康天主堂（1966） 巒山天主堂（1962）
臺東縣關山	聖母堂（1954）	李天明神父	新武天主堂（1961） 加拿天主堂（1959） 海瑞天主堂（1967） 小馬天主堂（1970） 初來天主堂（1974） 利稻天主堂（缺） 霧鹿天主堂（缺） 紅石村（缺） 崁頂村（缺）
臺東縣池上	善牧堂（1956）	李天明神父	錦屏天主堂（1970）
臺東縣都蘭	耶穌君王堂（1955, 2006）	葛德神父	興昌天主堂（1956） 隆昌天主堂（1961）

堂區	本堂（建立/修建時間）	主任	兼管（建立/修建時間）
臺東縣東河	聖嘉俾額爾堂（1958）	葛德神父	
臺東縣泰源	小德蘭堂（1957）	葛德神父	美蘭天主堂（1965） 北源天主堂（1974）
臺東縣成功	中華聖母堂（1954, 1955, 1986）	陳新華神父	嘉平天主堂（1962, 1971） 芝田天主堂（1968） 下麒麟天主堂（1971） 三民里天主堂（1971） 白守蓮天主堂（1961, 1991） 都歷聖加拉堂（1956） 小馬聖尼各老堂（1968）
臺東縣宜灣	和平之后堂（1960）	李昇財神父	白桑安天主堂（1967） 膽曼天主堂（1962） 烏石鼻天主堂（1963） 僅那鹿角天主堂（1960, 1983） 界橋天主堂（1967） 美山天主堂（1957） 重安天主堂（1971）
臺東縣長濱	聖家天主堂（1957）	吳若石神父	長光斯德望天主堂（1976） 竹湖聖若瑟天主堂（1965） 永福聖若望天主堂（1958） 真柄眾天使天主堂（1957, 1985） 大俱來無染原罪天主堂（1985） 樟原耶穌善牧天主堂（1957）
臺東縣太麻里	聖加祿堂（1956）	林貴明神父	嘉蘭天主堂（1959） 正興天主堂（1963） 新興村天主堂（1966）
臺東縣金崙	聖若瑟堂（缺）	蔡恩忠神父	土阪天主堂（1958） 多良天主堂（缺） 大溪天主堂（1957）
臺東縣大武	聖母堂（1970）	費克強神父	大鳥天主堂（1962） 新化天主堂（1960） 尚武天主堂（1956） 南興天主堂（1954） 森永天主堂（1960） 安朔天主堂（1955） 加羅板天主堂（1958）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2007年臺灣天主教手冊》（臺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2007），頁479-485。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編，《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臺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東：編者自印，2003。

王河盛編，《臺東縣史人物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行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84 年》，臺北：行政院主計處，1995。

李美枝編，《後山陽光——天主教「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事蹟》，臺北：智慧霖國際有限公司，2004。

李雄揮編，《臺東縣史文教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夏黎明總編纂，《鹿野鄉志》，鹿野：臺東縣鹿野鄉公所，2007。

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6。

鹿野和平堂教友總錄。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花蓮：華光書局，1980。

黃連生，《鹿野堂區簡史》，未刊稿。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臺東：臺東天主教教義中心，1995。

臺東縣政府授與錫質平神父榮譽縣民提案紀錄，1984 年。

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2001 年臺灣天主教手冊》，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2001。

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2007 年臺灣天主教手冊》，臺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2007。

錫質平神父治喪委員會，《錫神父生平事略》，1985 年 3 月 28 日。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在華人區域》，未刊稿。

薛弘道編，《白冷外方傳教會——昨日——今日——明日》，未刊稿。

二、專書

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活力教會——天主教在臺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臺北：光啟文化，2004。

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臺灣》，臺南：聞道出版社，2008。

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穆啟蒙編、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史》，臺北：光啟社，1992。

三、論文

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 收入林治平編，《臺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中心，1998)，頁 131-152。

林美玫，五十年來台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成果總論與發展趨勢評析 (1950-2000)，收入徐以驊、張慶熊編，《基督教學術》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43-227。

查時傑，臺灣教會史之研究現況，收入林治平編，《從險學到顯學：中原大學 2001 年海峽兩岸三地教會史研究現況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2)，頁 93-156。

瞿海源，臺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卷 51 (1982)，頁 129-154。

四、刊物

《公東通訊》，1984 年 4 月 25 日發行。

《花東教聞》，期 2，1975 年 6 月。

《花東教聞》，期 3，1975 年 7 月。

《花東教聞》，期 6，1975 年 11 月。

《花東教聞》，期 7，1975 年 12 月。

《花東教聞》，期 15，1976 年 8、9 月。

《花東教聞》，期 139，1994 年 2 月。

《花東教聞》，期 184，1998 年 2 月。

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編，《公東高工 25 週年校慶特刊》，臺東：編者自印，1985。

林忠輝等編，《台東天主教培質院創立廿五週年紀念宏聲特刊》，台中：互愛傳播服務中心，1979。

歐思定口述、鄭仲烜記錄，歐思定修士訪問記錄，《臺東文獻》復刊 12 期 (2006 年 10 月)，頁 48-62。